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十八





吾學編餘跋

先大夫嘗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矧 昭代典章  
法度得失治亂關國運盛衰生當其時文獻足徵  
見知聞知詎一人得以臆裁者乎王父端簡公身  
際 盛明心憂國是所著皇明吾學編徵吾錄古  
今言而外若女后樂律儀制兵畧茶馬鹽糧運法  
水利藝文隱逸酷佞方技等傳嘉靖丙辰太宰古  
冲李公爲趙許奏論死公懼以言殺身悉畀火今  
所存者殘編斷簡僅千百之一不肖從故篋中檢  
得數條慨方策之徒存憾全書之未覩詮次手錄

寸璧自珍終不敢漫傳以違先志第曰家聞實吾  
學編餘也如所云日月有明雲寧終掩江河有性  
土可終湮俟天祿石渠之使一採擇而已  
萬曆戊戌長至日不孝孫心材謹識

今言而後其文曰  
王父獻簡公  
次大夫晉曰不替  
吾學辭後



鄭端簡公吾學編餘目錄

遜國遺聞

七條

儀制

一十七條

運法

一條

兵畧

五條

馬政

一條

女后

七條

酷佞

一條

奸佞

一條

讒佞

一條

災異 七條



鄭端簡公吾學編餘

鹽邑志林第三十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訂閱

劉祖鐘

孫男鄭心材手錄

遜國遺聞

建文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

初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人謂

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

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

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太祖即位于南

郊旣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爲皇帝冊立馬氏

爲皇后皇子標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

五年高后崩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

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

百官啓事寬明有斷臣工盡服歲餘太祖復親

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櫓逆謀聞太祖遣人察

之藏兵五臺山反形已具太祖大怒欲發兵討

皇太子曰櫓反期尚遲告密者櫓未必知今以兵

往萬一拒命是父子爲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

俱來太祖大悅於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



晉居浹旬懽甚 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 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王倉皇受命遂從至京師 太祖欲賜之死 皇太子叩頭乞哀乃降爲庶人居京師 皇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 太祖憐之赦復爵王於是改行爲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爲賢王 皇太子之教也貴妃薨 太祖旣裁定喪禮 太子當服齊衰杖期 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蓋諸侯絕期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

其母亦壓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 陛下貴爲

天子臣不肖嫡長幸備儲副爲庶母服葢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上不喜曰汝從朕服

太子不肯服 上大怒顧取劍 太子走 上逐

太子羣臣震讟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 上前

跪抱 上泣曰 陛下於 太子愛之深故責之

重伏地牽 上衣不釋 上爲感動止立彥良又

追及 太子泣諫曰貴妃逮事 至尊 殿下當

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



衰衣 太子 太子不得已服拜謝 上怒解擲

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初 皇太

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

曰懷次日允炆洪武九年生於是命禮官定親王

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

皇太孫坐受禮畢入室乃叙家人禮制既定親王

從之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 太孫

裁決 太孫頗尚寬仁兆民忻忻罔不愛戴洪武

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 皇太孫允炆即皇帝

位十八日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

曰天佑下民作之君我 皇祖皇帝受天之命統  
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  
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  
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  
日即皇帝位夙夜祇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建文元年大  
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  
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建文元年六月廿一日詔薦舉 詔內外五品以

上文官及州縣各舉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稅戶考滿吏知印承差內除用至是定保舉法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軍者悉聽保舉吏部聽用

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伊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踈踏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狀頭

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

論魏曹戮力事討賊討賊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祇



顧順與逆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賊子請挂一

神考早謝世 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勳

戴帝室姻婭盡雄豪強鬪萬人敵隱然九鼎重九

鼎重嫌隙一以開讒言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

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子澄輕佻固無匹伴讀

東官中踪跡類世叔文華嘗造膝一旦翦侯王匆

徨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

六軍盡股栗齊公泰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

正旗誓書嚴紀律內相方孝孺夫子早學富經術

倚馬草樞檄文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迪自少稱

英特王

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

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無他鼎  
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  
坤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  
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寃皆宿積慎無我  
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段奚足恤後來  
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  
書埋日期回首嘆昏色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  
孤燈秋夜長四壁蟲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  
識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

監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五  
取族滅不觀解與胡乘時附龍翼恩寵日日加聲  
名重簡冊

陳瑛爲北平按察使坐交通王府謫廣西 太宗

即位首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怨建文諸臣最深  
上爲帝允炆輟朝五日瑛請滅之 上不從

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  
悖逆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

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  
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  
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



問後方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瑛未  
幾以苛刻得罪誅

洪武中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  
然亦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內官過廣信之  
弋陽縱馬于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  
魯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懼  
償其馬傾貲賄焉魯歸猶以擊馬事聞 高廟竟  
籍周謫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爲言詔所  
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放縱虐民士者即擒縛送  
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靖難兵

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然所過城邑  
徃徃堅守不下間克之去即殺守帥復爲朝廷及  
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  
官密言於 文廟直擣京師約爲內應天下可定  
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爲歸計意  
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旣入城天下大定內  
官言功不已 文廟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爲邊  
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于侯伯之上永樂  
末征胡出塞數十日不遇虜軍士困迫大臣諫者  
輒鎖之太監沐敬力爭 文廟罵曰反蠻敢爾敬

乃仰首徐應曰不知誰是反蠻文廟大怒命曳  
出斬之敬語漸不遜文廟舍之乃曰吾家養人  
皆如此何憂不治敬亦預謀者也念而報文  
壬午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次浦子口諸軍迎戰敗  
之高煦至復戰諸軍不利帝遣都督陳瑄率水  
軍往援之瑄以舟師迎降乙卯靖難兵遂進次於  
江上都督歷城侯盛庸會軍於南岸禦之不克時  
北兵敗文廟欲奔還適高煦帥兵至文廟撫  
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  
以爾爲太子於是高煦殊死戰竟敗盛庸兵帝



會羣臣慟哭欲幸浙或勸之幸湖湘議不決遣魏  
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鼎分道禦北兵諸宦官誼  
然謂不如遜位有竊寶勅出見文廟者李景隆  
已令金川門守卒解甲而宮中火起矣

王稔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稔少有志向  
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恤  
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  
骸歸葬不可得幸逮繫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  
忠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也而稔力以疾辭讀書青  
巖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

世咸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  
味稔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  
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  
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巖稿  
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  
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儀制

薦舉

國初科貢薦舉三途並用然進士釋褐僅得州縣  
冗職薦舉者或驟至公卿洪武元年八月遂遣儒  
臣詹同等十人分行海內訪求賢哲當是時

孝陵急於得人徃徃失實故解縉因戊辰天變上封事極言其敝曰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噐悍之夫鬪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



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鬚勝  
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  
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然其時薦舉如宋仲敏陳  
靜誠朱備萬桂彥良胡以道亦多得人鄭沂以義  
門遂爲禮部尚書權謹以孝子遂爲文華殿大學  
士矣建文初方希古建議開薦舉之途遂下詔求  
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如高危鄭恕樓  
璉鄭楷輩皆擢用宣德天順間亦尚有薦舉者至  
成化間雖白沙先生被薦至京亦令吏部考試授  
官於是薦舉之途益輕卽有薦舉亦不過詩畫篆

楷之流無復文行君子楊石齋在內閣惟薦吳人  
文徵明徵明亦以詩畫得薦官翰林待詔及永嘉  
柄用時申薦舉之例然有司未聞有薦一人者惟  
葉幼學温州人張桂議禮時爲之尋檢史傳書寫  
疏草得薦爲翰林待詔明倫大典中所謂儒士葉  
幼學者是也

今天子既定 大禮銳意禮文之事希進者又日  
夜探內意犯衆議爲之但取好官不顧笑罵於是  
立四郊親蠶靡費百萬計當道者又議孔廟之禮  
去王號稱先師配享從祀者皆稱先賢先儒盡去

公侯伯爵毀去塑像題木主別祀啓聖公配享則  
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又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從祀國子監毀像  
時衆皆相顧未敢毀祭酒許誥厲聲曰此土木偶  
人知爲誰像耶呼市中乞兒曳之人與錢三文須  
吏乞兒羣至像遂毀誥自謂勇於從正然識者笑  
其希進也編修徐階疏請從舊 旨下誥責再三  
至親御詞章戒飭且云徐階是姚涑榜進士大學  
士費宏所取忠佞昭然階謫建寧推官去望風獻  
諛者遂抗言衍聖公之封且應革去不宜世襲當

路者知海內人心不與事遂已夏言爲禮部尚書  
建言 新天子即位幸學世一見乃今釐正先師  
祀典宜再恭謁以示崇敬乃於嘉靖十二年三月  
十三日幸學行釋奠禮太牢進帛進爵如 泰陵  
故事言疏中歷陳 今天子聖明將順其美 皇  
上懋勤聖學夙聞大道經筵日講未嘗暫輟又於  
文華殿東室欽奉三皇五帝三王并周公孔子神  
位春秋開講祀告月朔躬行瞻謁以盡企慕之誠  
近西苑無逸殿落成命大學士坐講邠風無逸等  
篇以端風化之本云幸學事竣言又請輯幸學文



移爲 聖駕重幸太學錄頒布天下識者謂宜名  
爲 聖駕再謁先師不宜爲再幸學也當是時孔  
子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聞詔翰林世襲五經博  
士顏從祖孟公綽皆在聞韶上表稱謝再不及釐  
正祀典事但云臣等恭遇 聖駕臨幸太學拜奠  
先師禮成謹率三氏子孫上表稱謝伏以飛龍在  
天治啓文明之泰神龜出洛運開皇極之貞當修  
文偃武之朝舉重道崇儒之典光增俎豆寵被雲  
來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貫三極道邁百王作  
之君師治教洽休明之曆興夫禮樂中和臻位育

之功肆一紀化成之餘屬百祀秩稱之後謂先師  
繼羣聖之統而太學乃賢士所關華蓋天臨釋奠  
委九重之重絲綸晝接授經勤萬乘之尊聳觀聽  
于橋門儼威儀于堂陛馳使華於鄒魯山川蒙日  
月之光侍講席於唐虞几杖附風雲之會愧象賢  
之靡肖叨扈聖以知榮輪奐一新壯宮墻于數仞  
袞旒再幸耀史牒於千秋彼漢帝之臨雍徒爲誇  
詡顧魯侯之戾泮尚有頌聲歷選前聞無如今日  
臣聞韶等忝屬聖賢之苗裔粗聞詩禮之緒餘沐  
雨露以沾濡厠跡章縫之末荷乾坤之覆載棲遲

畎畝之中欣逢有道之長快覩無前之美忭深雀  
躍感切氷兢伏願六經如日方中文運與世運而  
俱泰 一人配天無極皇統與道統而常新祭酒  
林之俊表中則云默契聖心大祛俗見謂孔子稱  
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謂元人塑像爲不經特  
遵 皇祖之制別祠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  
賢盡去公侯之號當是時郡邑聖賢像或毀或不  
毀或壁藏之亦不能盡詰啓聖祠本起于追崇之  
禮歐陽修之得從祀則以主濮議故也塑像本起  
于開元林謂之元人何也或曰國子監聖像塑自

元人

弘治甲子鄉試各省主試官皆得自聘如山東王

陽明浙江楊月湖

諱廉字介夫

皆一時文行君子故所

舉得人其程式文字亦平正醇雅嘉靖戊子當揆者欲一切攬權建議主試官從禮部具名會內閣上請簡遣時士習尚羞權門有學行者不屑干謁禮部亦采諸公議以故戊子科取人刊文亦頗可觀至辛卯則風習靡然即有一二好修者亦不能無患失之意相率奔走於風塵間矣以故是科所取皆奇僻之士刊文一切務爲險怪尖新語不復



明經傳傳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橫關係蓋非小小也甲午科禮書夏言上疏論列極言士風文體之變請止京差官自後刊文有復如戊子者追奪考官禮幣然亦未審得其人否也辛卯科陸銓爲儀制郎中時告職方郎中華鑰曰戊子科主試官吾與兄皆不知有此差遣乃今辛卯科于請者十數輩不惟擇地方又且自擇同事者余不聽比具帖白之堂上堂上即如所請者輒改職名付司中司中執論十回三四耳即止不聽比帖至內閣內閣亦輒改不可復執矣銓鑰皆余同年友也

風水之說名人少信之惟朱子最信風水昔宋仁宗葬真宗擇地不精果無子哲宗高宗亦然寧宗葬孝宗土肉淺薄之地寧宗理宗相繼絕嗣宋人專主國音但取坐丙向壬之穴已失古禮負陰抱陽之意矣然擇穴亦不必專專求山但取其吉則止我仁祖皇陵亦在平地不必拘於一處漢諸陵各爲一縣豈必古人族葬之禮耶今孝陵在南都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天壽山則穿鑿旣多靈氣必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况祖陵之側數興土工能無

驚動乎朱子云葬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  
考之遺體則必致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  
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  
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凡擇地者又先論其  
主勢力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  
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較其地之美惡也我 孝  
宗葬地不善主事楊子器言其下有水泉下之獄  
已而 武宗果無子當是時皆言 孝陵嚴御內  
宦將奪其權以故宦者葬之水中 悼靈皇后葬  
時胡端敏亦請少緩日月務擇善地不宜于 祖

宗陵寢之旁營發太多洩 祖陵之佳氣犯 祖

陵之方道時不能用已而 中宮繼廢 聖躬頽

歲不安已丑以來四方歲歲有軍旅饑饉之

憂矣

風水之說見諸經傳觀之詩言太王公劉衛文公

皆升望降觀以測天景以審地力以察物產周公

營成周亦擇地而塗鄙河洛固形勝地也商人五

遷皆在河濱無山陵之倚故父子相世者少而兄

弟相及多也至于葬地尤宜慎擇論者謂葬不擇

地居必度室非也土宜土圭之法雖為都邑宮室

要之人生天地間居室幾何藏土歲月何可計也



朱晦菴深信蔡元定之說山陵之議以忠賈禍豈  
不悲哉予嘗謂今海內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多水  
則空多山則實故自古及今在帝位者多非長子  
六經之前固不足深信粵自帝堯以次子起唐侯  
爲帝元子朱不肖讓之舜舜子又不肖讓之禹禹  
纔傳之太康又失國傳之弟仲康成康元子早世  
後世子孫徃徃兄弟相及至周王季以季子爲侯  
武王以仲子有天下秦亦少子漢惠絕世文帝亦  
少子也光武中興亦仲子唐太宗宋太宗皆仲子  
我朝 高皇取天下元嗣 懿文太子薨元孫建

文帝失國 文皇帝第四子也近世百年間中宮  
無子嗣天子者皆妃嬪子也 今天子又自藩王  
入繼大統豈非天地間大風水致然哉

今天子續封功臣之後海內大悅 我朝開國功  
臣封公侯者殆二百人元勲李善長封韓公及身  
而誅永昌侯藍玉而下不論也六王元祀中中山  
王長子輝祖襲魏公以忠於建文 長陵幽之死  
獄中國幾絕後念中山功復封輝祖之子開平王  
子昇茂皆得罪除國岐陽王景隆襲曹公事建文  
賣國 長陵惡之幽死國除寧河東甌二王之後

不知其何以國絕大抵 高帝於功臣類漢高祖  
又靖難後江陰長興安陸諸侯皆以忠於建文誅  
絕故後世少有存者惟魏公黔公武定侯三家而  
已今之公侯率以平蠻擒賊討倭或外戚恩澤或  
定策迎駕功封耳 今天子祭太廟顧六王問侍  
臣今其後孰是對者曰魏國公中山王後也餘皆  
無聞 天子悼念於是續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  
臨淮侯鄧繼定遠侯湯紹恩靈璧侯又念誠意伯  
謀畫功最多續封其孫瑜誠意伯先是 孝宗在  
位訪配享元功之後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皆官

南京錦衣指揮使正德中又官劉瑜處州衛指揮使至是續封云六王者中山功最大其功最著者定江淮平中原逐胡元出塞外也開平取建康戰鄱陽擒偽吳撫定關隴功最大岐陽勦苗蠻取閩甌鎮撫北邊功最大寧河守山越招河番守護郊圻功最大東甌取浙東定并汾討山獠防海寇功最大黔寧定番部降湖湘雲貴鎮撫百粵功最大劉青田運籌帷幄功如子房正德中亦謚文成也昔漢功臣封者大者誅及其身如韓彭是也小者再世或三四世至以耐金細故亦除國惟蕭相國



屢續封文帝續封則景帝續封嘉武帝又續封慶  
宣帝又續封建世成帝又續封喜至莽賊乃絕哀  
帝亦續封曹相國孫本始至莽時侯宏降光武不  
失侯陳平自以多陰謀廢不復起果然唐武德功  
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  
十五人德宗官其子孫正員後又分列二等授其  
子孫以官蓋一百八十七人然房喬罷配享魏鄭  
公仆碑亦爲薄矣杜克明子孫代有顯者皆其自  
振非以祖故推恩也暮亦以進士發身自致通顯  
又能不忝厥祖矣宋元豐中詔取景靈宮繪象名

臣推恩本支紹聖中又考慶曆以後諸名臣錄用其子孫又官趙普之孫崇寧又錄藝祖功臣之後此皆前朝美政云

仁宗嘗賜師傅大臣楊文貞諸公銀圖書其文繩

愆糾繆又各分賜文貞

諱士奇稱西楊建文時以名儒徵江西秦和人則

貞一蹇公義則忠貞各以其才德爲文 宣宗亦

嘗賜胡忠安公濙則文恭世家又清和恭靜蹇忠

厚寬弘文敏

諱榮稱東楊閩人

則方直剛正云 今上亦

賜張桂方

張聰桂萼方獻夫

楊邃菴

翟石門各銀

圖書一異其文令其各有密啓令圖書封識於是

諸公各有訐訕相傾之事至采外間鄙褻幽細皆聞之嚴邃之地矣惟翟無他才亦不敢輒用此圖書也楊文貞公諸圖書去官或終於位皆未嘗繳進桂去始繳還圖書自後張三逐三繳圖書至方乞老歸特疏乞存畱原賜圖書且云臣歸之日萬一未填溝壑有所聞見願効一得之愚如其沒齒亦得遺子孫百世寶藏也朝廷從其請方霍在南海害徧鄉閭劫持官府藩臬大臣如龔大稔輩稍執法遂下詔獄郡縣官吏頥指氣使而已方之乞畱圖書奏事寔欲以是恐喝吏民也

監邑志本 卷之三十一  
哀冲太子將生朝廷令內閣吏部訪擇京朝官學  
行有時望者十人入翰林以備他日宮僚之選甚  
盛意也時吏書汪鉉文選呂希周薦唐順之陳東  
楊淪盧淮陳節之胡經周文燭任瀚某某朝廷用  
順之等爲編修且令再選則以孫繼魯屠應垓王  
汝孝華察李學詩焦惟章沈伯咸應命用屠王章  
李四人爲修撰翰林官舊有此例自成化弘治來  
遂專用庶吉士他官不得改在翰林者未必盡得  
其人誠一弊政也國初宋景濂王子克宋仲敏朱  
備萬之後梁用之以陽春令爲修撰金文簡王希



範以給事中黃文簡以中書舍人胡若思以桐城  
令爲檢討楊文貞以審理副爲編修劉忠愍以主  
事爲侍講李文達以郎中爲  
又吳康齋以薦  
爲諭德陳白沙以薦爲檢討也人臣事君各量其  
分力周文襄公自請讀書翰林劉忠宣張簡肅則  
自內翰乞補部屬劉職方張車駕主事三公皆爲  
名臣云胡種以大臣子謝恩爲檢討

茂陵得子甚遲後乃有九子 孝貞純后無子

孝穆紀太后生 孝宗 惠安邵太后生 興獻

帝岐王雍王楊恭妃生涇王潘端妃生榮王張德

妃生益王衡王汝王 今天子春秋鼎盛未可量也或曰 茂陵寬仁在位餘二十年未嘗妄殺一人昔漢元帝三子迭爲帝章帝諸子後皆爲帝元章皆寬厚長者故也蔚悼王者 孝宗子也早夭墓在西山中

傳陞乞陞 祖宗時亦間有之至正德冒濫極矣安化之變宦豎廝養封伯者七人都督而下不計也工匠藝術官錦衣支俸鈔者近萬人 今上即位詔革海內稱快至嘉靖五年間詔革有力者漸得奏復亦遂有傳陞乞陞者矣張桂方霍初

陞翰林皆傳陞也丙戌春御用太監張忠請成造  
龍床頂架室厨金冊金寶珠翠龍鳳冠及畫軸書  
篆春牌等官匠趙奎等五十四員陞職一十四員  
冠帶兵部兵科執奏不能回自後時時有之漸增  
而多至甲午四月工部尚書秦金䟽言會同內外  
提督太監高忠等將各營建工役官吏匠役郭孟  
陽等一百五十人爲一等閻均美等三百一十五  
人爲一等呂文學等二百五十四人爲一等通乞  
陞賞不惟不能執奏乃遂交通至此可嘆也胡端  
敏嘗奏言今太倉積銀不及江南一富家天下倉

廩皆缺貧軍數歲乏糧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此  
凡受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樽節擔石積累  
以裕國儲而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秦昔爲  
戶書能爲國惜財乃今復起工部何以有此奏也

嘉靖戊子京城民謠有十可笑議宰執及時政且  
干宮闈大抵皆惡宰執權橫之故東廠錦衣受旨  
緝訪邏者千百分羣四出乃得席瑤等十餘人皆  
傳誦者非寔出其編造也宰執發怒欲以妖言律  
當之時胡端敏公在刑部但云瑤輩因聞編捏笑  
言乃敢互相傳誦罪止杖徒云



今皇帝即位憫念民瘼令京堂上官舉堪任知府者時尚各舉其人應詔厥後霍詹事韜乞令兩京大臣到任半年之後各舉二人自代殿學楊一清言天變民窮乞令大臣舉折衝濟難堪任軍旅者申勅再三竟無舉一人應詔者昔宣德中令大臣薦任方面官者吏部啓用其有三年報政無薦者會官議其賢否而黜陟之正統初庸才不便浮言沮撓西楊極論云此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造爲謗誹以沮壞先朝良法冀得循資遷轉於是得復如令景泰天順間或各薦或會舉時李文

達公又深惡薦舉開奔競之門亦不能止大抵吏部之權稍輕矣成化丙戌有舉不當 上意者乃

命歸之吏部未及三年言者謂非作人之法又復如宣德正統之制弘治中間或行之至正德不復有是舉矣乃今奔競日盛無復廉恥雖主事評事改御史必百端鑽刺翰林之選徃徃行金錢矣董中峰在吏部時告余曰子何辭科道之太迫也人之求吏部爲是官者不憚拜跪人且求之而子固辭何也余應曰病體不堪清要耳是時改科者二人馮時雍陳箎 旨不允改道者十四人惟兵曹

三人余及余鉞黃禎辭以疾也大抵今之庶官亦好進今之大臣亦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薦之於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霍南海奏謂百官入朝衣錦繡見吏部則素絹袍俛眉俯體不敢失尺寸是敬朝廷不如敬吏部也信然

景泰能用人戰守保全社稷功最大然其薄德處亦多裕陵歸幽之南內再不令百官一朝見

至今思之令人痛心又遷錢皇后別居仁壽宮云俟大兄鑿輿之復又廢太子立巳子見濟爲太子旣立汪妃爲后巳而廢之立杭妃爲后未幾

見濟亦卒 裕陵復辟遷景泰西內益友愛之景  
泰崩或欲令汪妃殉葬 裕陵不忍曰汪妃朕弟  
婦年且少不宜存內移之舊府衣食用度更加厚  
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  
於是妃及其二子皆得所云至 憲宗不復念其  
斥廢復其尊號加之美謚此本朝盛德前代所未  
嘗有也 今天子事 昭聖張后孝謹事 莊肅  
夏皇后亦然蓋家法有自益見仁厚孝睦真足爲  
社稷靈長根本之地也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聖諭內閣楊一清謝



遷張璪翟鑾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圖并假爲註釋與卿等看璪遂奏云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臣於御註心箴敬摹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箴乞畱神省覽聖諭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待麤有領會之時再註四箴也璪又疏請四箴註早成并刻是月二十六日四箴註成聖諭惟及璪更不及三老云卿前日所錄來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思之程氏見道分明

敬慎如此但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奪  
子故朕又述數語於末其詞曰斯四箴作於程頤  
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璪也願之作  
箴其見道之明如此而動與禮合宜朕未之言君  
子必知之矣夫今璪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  
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  
釋其義予以嘉璪之忠愛予以示君子之人嗚呼  
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於璪也哉璪於是請以  
御註五箴刻石翰林後堂又請通行兩京國子監  
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又請

并刊 皇上所著敬一箴并 聖諭先後六通敬  
一箴居中五註六諭分列左右海內費萬萬計矣  
即有奉行少緩者輒爲人所中傷奪階罷官數十  
人矣時七年二月也三月四日璉又自陳未仕時  
讀書姚溪書院亦乞立敬一亭如府州縣學并乞  
書院額名 天子喜甚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令  
有司起敬一亭刻五箴註并爲修建書院璉再辭  
再不允時禮部但行浙江如旨奉行工部尚書童  
瑞題辭則極其獻諛云璉藏修於姚溪書院涵養  
益深積學有待繼登高第欣遇明時定 大禮以

破羣疑決

大獄以折諸枉傾心報主允符貞義

之褒正色立朝足副抱忠之旨上有是君揭敬一之箴置諸座右下有是臣引四箴之訓陳於王前真千載竒逢誠一時嘉會也急令浙省修建書院務令廣大弘敞遣官程工但取容悅不顧經費於是司府縣共出白金六萬兩即粥大青白金三千兩鄰省文吏及武弁凡幸進者皆獻建書院錢又不下數十萬金矣書院未成先賜內府五經四書各一部凡百五十九卷摠上表謝有云每愧魯兩生之召敢忝舜五臣之稱蓋張桂自謂兩生五人



則張桂及席書方獻夫霍韜也黃宗明黃綰者璵  
輩時時謂之平原十九客蓋以其碌碌因人成事  
云

言官下獄我朝時時有之天順初御史楊瑄等劾  
石曹都御史御史皆下獄弘治初給事龐泮御史  
劉紳等論不當差錦衣官校逮武岡知州劉遜亦  
下之獄科道一空至正德間言官有杖而死者矣  
嘉靖十一年御史馮恩論劾汪鋹切直鋹言恩有死  
罪數端朝廷遂以極刑加之朝審時大寮有欲開  
釋者鋹作色不肯中止今尚在獄中未決也洪武

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

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

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

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

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

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

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叅令

專坐署治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

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  
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叅令百官  
言事毋以謙爲戒此 祖宗盛德事也

嘉靖中改歲貢之制必考選應貢貢至京師者皆  
求應鄉舉於京圻諸生惡之有言於朝者蓋歲貢  
生多南方才子北人所憚也時禮書夏言建議兩  
京人才本不及江浙 先朝以爲京都四方所集  
有國子監有各部歷事監生吏員知印承差筭手  
有太醫院醫士鴻臚生故舉額一百三十五人今  
宜定制京圻諸生得額百名外省諸人得額三十

五名於是羣議遂息

大禮既成之後小人倡爲遷陵之說 章聖太后

亦慮萬歲後南葬安陸亦主遷議是時張桂亦將  
依違其間以說 太后賴 天子明聖外廷執議

竟中止然自嘉靖乙酉以來各邊軍情大變大同  
軍變邀請朱振爲帥遼東軍變邀請郤永爲帥蓋  
自甘肅殺都御史許銘時論殺總兵李隆自後不  
惟不罪主帥且不罪校領矣 天子因見京師四  
面軍情多變密雲上谷雲中時有虜內侵故有遷  
都之議內主遷安陸外三四小人主遷南京然亦



未嘗顯言時時召柄用大臣議之外廷亦皆聞其說然以其事尚秘無敢論列者嘉靖甲午科鄉試發策如應天等處皆有諷止遷都之說禮部題南京太廟亦并請不復修理南京宮闕以示專一京師之意矣

嘉靖乙未進士禮部題請每科選庶吉士皆限年限地又出大臣意今請天子御文華殿自第二甲一名以下俱引起文華殿試天子自臨試一如廷試儀天子允其議試諸進士以當今時務何爲大策并讀五倫書有述詩大臣讀卷取正副

天子臨決定取三十人

運法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旣罷中灤運又罷專由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

山限閼爲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  
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  
州縣數十爲禍不小況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  
於平地旣防決大名又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  
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  
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  
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密於  
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爲今之計  
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  
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可復

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  
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  
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隄  
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隄以防新決  
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  
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  
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  
帆遼海糯稻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  
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  
外洋有白蓬頭水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



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遶出東陬山風帆一  
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篙師柁工皆安東人商賈  
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  
石臼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舶往來遶出山  
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  
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  
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  
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鰲山成山析而西  
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  
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

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衍斥鹵之地可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邢溝上

下可憂也故海運之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道之據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兵畧

乙酉大同軍變時余意朱振爲首惡疏中云唐縱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都督魯綱對人言首惡不是郭鑑等郎中趙錦對人言首惡那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中矣當是時傳聞朱振之得帥行金錢數萬於當路諸人皆出

叛軍搜掠公私之物也以故當時遂從叛軍之請  
赦振萬千乾沒出之囹圄遂爲主帥守大同桂勇  
忠勇竟爲彼所逐乃知初殺張都堂殺賈叅將皆  
振之謀非郭鑑之謀也癸巳之變朱振僞死軍中  
以爲信聞之朝廷越三四日北虜驟至夾攻我軍  
竟大敗邸報云我軍圍城困賊又云立有木柵冰  
闌乃又云大同賊一半戴狐狸帽套掩耳紫花號  
色與達賊混同衝戰是此賊尚能出入自由非我  
所能困也又云我軍連衝數陣收軍回營不復明  
言此一半賊曾否同達賊出境或尚在近郊或仍



復入城也。比至十一月十日，獻出首惡，皆腐潰死。人決非造謀有力者。十一日，又復與達虜交通來戰。此賊旣敗入城，復以火器從城上殺傷我軍數多。則其計出狡黠，朱振未必死也。是時京營頭撥精銳官軍發出一萬二千員名，後又載請師根本之地，不可不慮。未幾寇入密雲，殺掠近萬人，去京師不遠二百里耳。大同賊見我軍數敗，益堅意城守，不許城中良善聽招，不許卻總兵立受降旗。又令奸細入京探事，或遂欲賊殺主議大臣，益無忌矣。兵部乃議用江桓爲總兵，與劉源清卻永共事。

桓初與張都堂共守大同張被害而桓恬不能救  
又無一卒譁於其前論其情罪宜如李隆旣從末  
減已爲寬縱今復用之又焉保桓之不爲振也幸  
聖明不允豈非宗社之福於是益見當事者之誤  
矣大同城中積粟苦不多又乏薪炭苟能併力合  
圍外拒達虜內防逸賊不過春月虜弓馬不便不  
能不歸城中困乏當自潰但恐事平之後大同巨  
鎮遂爲空城宣府倚大同爲藩其迤東無強鎮大  
寧舊地皆俾葆塞夷人今亦北通大種時時擾漁  
陽盧龍延綏之東與大同僅隔一河無大同之援

延綬遂孤延綬又無山川之險西接寧夏寧夏又在河外大同之事誠有未易處者近日喜事大臣婺源嘗抗疏自請行邊貴溪建南北郊之議永嘉力務更化霍見事風生發議論獨此事再無一言及之何也

大同之議永嘉主勦貴溪主撫黃石龍同貴溪於是與永嘉相忤師久無功 天子亦厭苦卻永劉源清矣廷議用馬昊陳九疇牛鸞代源清 天子特勅內閣云昨卿等所擬馬昊陳九疇決不可用牛鸞或可但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夫

大同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殺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本是卻永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旣說專剿逆徒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况此地此門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



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  
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  
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  
魁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添官  
豈非官多事擾乎時甲午二月六日也勅中所謂  
宜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信然至三月二十  
二日遂勅石龍賑撫大同查勘功罪且聽便宜行  
事然勅中但云調濟宗室撫卹軍民舉察欺隱辨  
明冤枉糾舉怠誤使地方安妥人心協服更不及  
查訪真正首惡矣

輿地險易遠近豐耗亢隰之說學者不可不知况有用世之志者尤宜用心於此也其說槩見於六經自後蘇秦說諸侯蕭文終相漢趙營平討先零馬伏波度隴西李吉甫計河北方鎮德裕籌南詔皆按地圖議方畧 今天子勵精求治吏部尚書桂萼進皇明輿地圖圖有叙有紀叙則述其地形利害紀則述其官署藩封戶口兵食牧圉之數而各以南北直隸十三省圖冠之又總爲一統之圖於首末又爲四夷方位之圖亦有叙論此皆出甌寧李默所撰次默初爲兵部主事員外郎與余交

善其書初成時時出示余商確其中處置亦有識見而文章高古可愛也默今時名士欲就功名乃托迹于桂桂殊愛重之桂去乃稍稍不得志以默之文章才識少需時用即不用亦已亦足以成名於後世也其進書之疏有曰我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僞寔備嘗之地之險易寔徧歷之太宗文皇帝亦與有艱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胷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未易改也自時厥後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聖之資而視祖宗之實嘗周遊民間者有

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或輟 孝宗皇帝嘗銳

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來  
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  
可止者則所當修復 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

盡正在今日臣待罪輔臣愧無裨補乃者備員吏  
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密加訪問於地方民情土  
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論列之近似者裝成三  
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即天下土地分十有七圖各  
具叙紀又裝成一冊上獻此疏亦李筆也史書中  
論地理者惟太史公貨殖傳班孟堅地理志爲美



餘皆無足觀也漢成帝時劉向畧言地分張丞相  
禹使其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亦未宣究唐宣宗  
命翰林學士韋澳纂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  
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  
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  
事也今其三書皆不傳云李字時言辛巳進士庶  
吉士以是書故得吏部郎中復與兵書王憲論武  
舉坐位謫寧國通判然衆論皆謂李所爭爲<sub>是也</sub>  
大同兵變未能戢嘉靖乙未三月中遼東軍又叛  
呼噪欲殺巡撫都御史呂經經藏水溝中得免奏

至兵部但題取回呂經別用更不及叛軍何以處置已爲御史王廷言呂經平日行事乖方臨變又倉皇棄印勅裸袒求免固爲有罪其遼東叛亂旣經巡按御史曾銑奏其據城犯義又云首從莫辨是其跋扈無狀安得無罪今止奪巡撫之官而不究軍士之罪何以靖遠俄而遼東鎮守太監王某又奏呂經克虐乞下詔獄曾銑又復奏經紛更土木擾害吏部因而覆題呂經革職閒住已而王太監又奏軍情變動乞差舊任總兵卻永巡撫周叙復任撫安於是時韓邦奇已有遼東巡撫之命內

批呂經革職還差官校拿解來京問理韓邦奇不  
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軍士  
但令巡按御史提問而已

北邊軍士公然驕悍不可制嘉靖乙未遼東軍變  
尚未有處巡居庸關御史曹達又奏言巡歷至關  
上下操官軍呼噪竟不肯下營排陣奏至識者無  
不寒心 旨云兵部知道而已時京東遼東京西  
大同京北居庸京南保定相繼有此變奸人因而  
倡遷都之說矣

初大同軍變費公在內閣力主招撫至今貽害國

家大同繼變夏禮部又力主招撫今遼東軍變費  
公適再起必主招撫之議矣蓋嘉靖初可勦不可  
招今則可招未可勦也須有委曲調停于其間俟  
吾紀綱修明兵力有餘上下同心偶有小變便大  
勦絕以風警其餘則可今輒議勦遼東則西邊不  
肯聽調議勦大同則東邊亦然是未可輕議也其  
失在於大同初變之時至今思之令人撫膺太息

### 馬政

我朝馬政最爲有法以後漸改漸不如初洪武初  
草創之制未爲盡善至永樂馬政詳矣宣德正統



漸不如初至已巳之變大爲釐正馬政亦復舊稍  
稍增益至成化弘治又漸弛廢已未有邊警又集  
議馬政然議論多而實事寡矣蓋各邊戰馬自遼  
東陝西皆有苑馬寺行太僕寺專給各邊戰馬又  
有馬價銀宣府有餘糧陝西有屯糧又各有草場  
椿頭朋合銀兩後乃將領侵漁制使貪黷利歸於  
私橐而馬日耗矣故成化以前各邊請馬請馬價  
者亦少與之亦有節制弘治初則請乞無限矣止  
以陝西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銀不過三千八百  
兩有奇弘治數年間則一十六萬兩矣其費馬價

至此以大同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馬不及千匹  
弘治中三五年間取馬近萬匹矣其費馬如此今  
京師戰馬日耗余閱御覽馬數國初三十六萬今  
不及五萬圻甸寄養馬匹專供京營亦爲各邊奏  
乞日就衰耗矣京師有馬官軍或盜馬而逃或私  
賣戰馬或尅減芻豆致死官府惟務文移徃來不  
着實責成掌理之人乃禁京師賣酒醕者謂酒醕  
能病馬誠可笑也 今天子累勅馬政而不能奉  
行京城尚然邊方可知矣甲午一年間各邊請馬  
價銀近三十萬兩不知何以繼之掌銀者利馬價

之大輕市馬者利馬價之乾沒故戰馬一匹給價銀十兩就使不入侵漁之手焉得良健哉近日王  
大用巡撫邊方以開馬市獲罪去官於是邊臣益  
諱言馬政矣

女后

戊子上 章聖太后徽號禮部儀注 莊肅皇后  
與 中宮同班朝賀郎報傳之四海莫不驚異  
莊肅母儀天下十六年 章聖尚爲藩妃君臣之  
分天地森然豈有北面朝賀 章聖之理聞之朝  
議亦紛紛然竟未聞一人敢言者時方獻夫在禮

部方於五人中頗爲平正乃亦有此時胡端敏公  
爲刑部尚書亦不聞其論奏也不知此事竟何以  
處之當時有能密白當道從中批出免賀可也不  
若遂詰責禮官乖謬尤爲光明庶宮闈無嫌之爲  
愈也

大禮之議廷臣凡七爭初爭考再爭帝三爭皇四  
爭廟五爭廟街六爭 太后謁廟七爭樂舞皆不  
能回 聖意凡爭者七百八十三人今觀諸疏中  
惟石殿學瑤崔祭酒銑詞切懇感愴人石曰 孝  
宗 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



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  
時享 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又  
曰我 祖宗家法凡 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  
復出者 太廟尊嚴乃 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  
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出入者而況於 后  
妃乎其曰 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也 祖宗  
參酌 列聖相仍已爲定制今豈可遽爲變更哉  
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  
越漢唐之季間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 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豈宜輕

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  
輒入 太廟街門往來坤行軋事陰冒陽位其幾  
既見不容但已異日縱無後患可不加之慮哉銑  
曰 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  
大順通情夫人之願有子孫者氣相傳焉故絕世  
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取同宗者  
爲後若夫 帝統必以長 祖訓繼絕必以弟必  
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 陛下爲弟而  
長以倫序則考 孝宗是故必降其所生斯謂之  
後若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

子蓋輕也斯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  
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  
日之忠邪辨矣當議禮時前從衆議而後隨張桂  
或出入其門求美官者多有之然猶恐人之知掩  
護不暇惟翟殿學鑿序明倫大典則不復顧忌矣  
其詞曰臣待罪詞林昔從末議雖壓于大吏題署  
匪情而因循遷就實無的據論心治罪臣咎有餘  
荷蒙 皇上不加斥誅命總吏事似有發明頗得  
要領云

孝莊睿皇后姓錢氏淮安海州人父貴府軍右衛

世指揮使正統七年五月選立爲 皇后 景帝

即位遷居仁壽宮 后無子 英宗以后賢德又

更憂患恐萬歲後 周太后有子爲 帝命李賢

錢后與我合葬賢識諸內閣 憲宗成即位尊爲

慈懿皇后成化十四年六月 后崩謚孝莊懿穆

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當是時 孝肅稱皇

太后久矣禮部議葬禮不決大學士彭時等上疏

言 大行皇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太后萬歲後

祔葬自不相妨不宜別議以失大倫 周太后不

允堅欲別葬 憲宗御文華殿集羣臣諭旨羣臣



莫敢應頓首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遮時等曰面  
諍廷論此其時也何輒退爲比出文華門諸大臣  
多徑去科道及三四大臣尚集議文華門西謂不  
可失此機會於是科道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跪  
伏文華門外不出諸大臣亦徘徊觀望禮科給事  
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受國厚恩綱常大  
事乃不諍將何往諸大臣皆趨至俄司禮太監懷  
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 大行皇太后不祔 裕  
陵非禮大不可太監爲內相何不力諍恩曰奴嘗  
力諍 太后欲殺我我固不避死公等當云何弘

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  
不然致他日 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恩曰  
恩等每進諫 太后輒怒曰爾等逼我死又連呼  
我死我死今必欲祔葬萬一 太后不安不幾陷  
官家不孝弘曰諭親于道大孝若阿從 太后使  
得罪 先帝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衆官皆哭恩等  
亦哭聲達禁中時殿門已闔 憲宗猶在御恩等  
止哭 諭羣臣少退俟再奏衆退百官章連上  
上持章奏 太后 太后知羣情不從曰羣臣議  
是 憲宗流涕三頓首稱萬歲即出御文華殿召

百官論請命 太后允矣百官皆頓首呼萬歲歡  
聲動宮闕 后得祔葬 裕陵是時內臣阿 周  
太后意 裕陵內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爲 英  
宗皇帝虛其右壙中有道可通往來蓋爲 周太  
后葬地其一東行北轉即爲 錢后玄堂相去數  
丈中又隔不通至 孝宗再三對輔臣劉倬等欲  
改正欽天監以爲歲殺在北方內官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竟格不行乃於 陵殿神座移 英廟  
居中 后居左 周太后居右 后葬旣祔廟奉  
先殿中 英宗亦止設一座祭飯一分匙一張不

設后座至周太后崩孝宗祀周太后奉

慈殿后始得配食英宗

宣德正后胡氏無子貴妃孫氏生茂陵於是

胡后遜位孫后繼立自宣宗而上廟中皆一

帝一后自英宗后錢氏無子周太后生憲

宗憲宗王后無子紀太后生孝宗於是

周后欲祔葬而別葬錢后又欲祔廟賴孝宗

明聖達禮得不亂周后升祔時孝宗曰宗

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

后躬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



爾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  
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  
無紀極耳又曰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別祀於  
奉慈殿乃奉 孝肅太皇太后居奉慈中一室  
孝穆太后居左 孝宗又曰後來有如此者却居  
右今 孝惠邵太后 今天子庶祖母也宜在  
紀太后之右云

我朝母后多出功臣家惟 孝恭章后今 昭聖  
太后及 悼靈皇后儒家安國孫恭憲公昌國張  
莊肅公及泰和伯陳萬言女也昌國二子欠謹戢

泰和亦求望非分張竟得罪 今天子亦時裁抑

陳氏云 章后甚賢 裕陵復辟後上聖烈慈壽

徽稱時后母董太夫人壽九十矣后兄第五人長

會昌侯繼宗次顯宗 宗 宗四人及諸孫十人

皆有官祿復有爲次兄求進官者 英宗裕陵謂輔

臣曰 太后每戒勅外家朕即與官必再三請纔

得允 太后嘗曰孫氏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寵

物盛必衰一旦驕奢干國憲吾不能救矣蓋國初

外戚皆不預政惟會昌侯典兵時 裕陵自南內

復辟以爲孫氏有軍功又近倖言須 天子元舅

典兵以防不測故從之 裕陵後亦悔曰外戚預

政不可爲例

孝靜毅皇后姓夏氏南京上元人 孝宗大漸顧

命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曰東宮生十五年宜亟

選婚正德元年八月冊爲 皇后 武宗好遊幸

未嘗得御 今皇帝即位尊爲莊肅皇后嘉靖十

四年正月崩輔臣張孚敬欲不成服禮部尚書夏

言力爭奏上儀注 天子如喪母臣民皆然內閣

以爲非禮禮官爭之不能得曰叔嫂之無服也禮

也臣民服如初議孚敬又不欲頒遺詔禮官不可

爭再三至二月十五日始以天子諭行下外百  
司不知勅諭與遺詔異宣畢皆斬杖哭翰林院  
六科禮部皆素諸衙門半采素不盡從二十七日  
制比議謚禮官言后謚用十二字我朝典禮莊  
肅皇后作配武宗母儀天下十有六年謚宜並美  
列后孚敬曰二字足矣汪鉉附孚敬諸議大臣皆  
唯唯王廷相初是禮官議後亦不敢堅執賴今  
皇帝獨斷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四月  
今皇帝幸天壽山行宮諭言曰皇嫂謚禮未備  
汝禮官宜疏請是年九月今皇帝御文華殿親



灑宸翰定謚爲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  
皇后

自昔皇后生子者甚少或妃時生子後冊后者多  
近世如 憲宗 孝宗 孝肅太后 孝穆太后  
子也 莊肅皇后配武宗十六年無子 悼靈皇

后正位中宮七年無子 茂陵諸子皆出妃嬪中

何也或曰陵中風水使然 懿文太子 孝陵子

悼恭太子 茂陵子 哀冲太子 今天子

子也

自古外戚貴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漢如衛  
青以奴產子數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年子孫

遂無噍類然竊漢龜鼎者竟外戚也我朝 孝慈

馬后有賢德兵亂後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

王歲時祀而已 仁孝徐后中山王長女本功臣

無封爵 孝誠張后今惠安伯彭城伯家 孝恭

孫后今會昌侯家是也本以恩澤封後有功遂得

蒞事與諸外戚者異 孝莊錢后家安昌伯 周

太后家慶雲侯長寧伯 孝貞王后家瑞安侯崇

善伯安仁伯 邵太后家昌化伯 昭聖太后家

昌國公建昌侯 莊肅夏后家慶陽伯 蔣太后

家玉田伯 悼靈陳后家恭和伯初外戚間有官

止都督者至稱舅氏乃始封爵蓋文帝不肯封二  
竇至景帝始封也景帝欲封王信條侯執不肯封  
竇太后有言條侯死蓋侯竟得封今外戚之封不  
侯繼世寔始於 秦陵 孝宗 秦陵時二張甚橫日

夜侍禁中遊幸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褻窺御

帷文鼎持大瓜箠之幾死 秦陵亦不罪文鼎也

當是時張氏奪民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恃  
勢凌官府篡獄囚莫敢詰金玉積如山不厭市津  
壟斷徃徃皆張氏矣言官時抗論朝廷亦不問近  
世外戚莫橫於二張至正德時稍稍收斂乃嘉靖

以來益戚戚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公然亦不  
敢視邵蔣務謙退自保胡端敏公尚言宜保全外  
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今日始也顧二張  
內倚 昭聖外多瑕釁嗜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  
短或聞之朝廷日有疑忌當路大臣又恐他日有  
禍欲急去二張以一人心遂嗾人奏小張有逆謀  
朝廷遂決意考問薄昭故事 旨會法司多官會  
議衆亦恐傷仁壽宮又其事無踪跡且皆 先朝  
事但奏張延齡逞兇殺人僭造臺榭淫於酒色鶴  
齡兄弟至親一門同居不能救正皆有罪 旨云



延齡犯十惡迹已著但証佐無存以致小人藉口  
不奉公義專一結納掩飾姑免究延齡照 祖宗  
法度便提了依律處斬鶴齡同惡相濟革爵做南  
京錦衣指揮同知帶俸閒任蓋已惡廷議不明言  
誅戮沒產窮其獄已而延齡又有詞刑書聶賢等  
稍爲開釋朝廷益怒聶停俸一年該司官皆下詔  
獄延齡在獄中再詞通政司官懼有不測亟與封  
進有 旨詰問通政官交私皆停俸當是時再無  
一人敢論救者 昭聖益遜避若不知海內傳聞  
籍籍有他議未審究竟何如也

酷伎

周衰在位皆貪夫今觀之詩曰貪人敗類曰交交  
桑扈率場啄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蓋其時不  
止榮夷公一人好利而已秦亡之速則酷暴之故  
自古未有吏人貪酷肆無所忌而不忘其國者漢  
武帝雖有酷吏然皆潔廉自好觀之史傳惟杜周  
一人好利耳當是時惟天子取民之財百官未見  
其然又承文景富庶之後又武帝卒自悔悟哀痛  
自責故不至於亡唐室貪黷之風最盛然不甚酷  
酷吏惟武后時有之武后時酷吏又不如漢蓋倚

法貪黷甚矣宋時廉不如漢然仁厚過之惟一  
二權奸殺人竄人耳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掊克天降惛德女與是力彊禦酷吏也  
掊克貪吏也貪酷並行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  
今天子時時申訓諸吏欲其仁潔乃今賂賄公行  
鞭撻者日死上官及大臣惟問財利進退人今有  
人爲縣而得萬金者即殺人不得科道得爲好部  
官何社守嘉興菜飯布袍一錢不私竟以不謹去  
奈何吏人之不貪酷也嗚呼此風不革數年之後  
民窮盜起大亂作矣

奸佞

嘉靖改元逐去王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吏部喬宇戶孫交禮毛澄兵彭澤刑林俊工趙璜都察院金獻民數公中唯宏最下雖有才心行險側趙亦有才而志欠端金好利然能守法林先幾首乞去毛薨於位彭孫皆乞去楊喬以大禮議起相繼去蔣毛亦去於是宏爲首相矣喬去用羅欽順太宰又用楊旦太宰皆爲陳洸所阻乃用廖紀紀用盡逐楊喬薦拔之人引張桂之黨廖去用李成勛成勛



自南都來道改法司遂用桂爲太宰張入內閣於是公卿大臣旬月三更有志節者相率引去在位者皆骹骹嗜利之徒中間唯有胡世寧李成勛伍文定皆在朝不久王守仁竟不容其入朝至死猶誣以劇罪至嘉靖十三年夏內閣則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獻夫以老疾乞去皆謂代者非夏言則汪鉉也六卿汪鉉許瓚夏言王憲聶賢秦金聶秦皆舊大臣稱清謹今亦一切附會都察院王廷相亦舊有氣節能文章今亦碌碌耳通政使陳經大理寺周叙六部侍郎則霍韜張邦奇張雲陳軾管倉

監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鍾芳黃綰黃宗明陳璋楊志學林庭楫甘爲霖宣  
大總制則張瓚三邊則唐龍兩廣則陶諧漕運則  
馬卿也嘉靖十一二年間逐去公卿侍郎都御史  
諸吏二百餘人矣愛惜人才者得無深慨於斯

### 讒佞

自古在昔讒人得志天下善類必被其害而國家  
亦衰敗隨之讒人雖唐虞時有之帝舜所謂朕聖  
讒說雖聖賢一堂尚亦憂此况後世乎詩中言讒  
人情狀最多曰覆背善詈曰鞠人伎忒譖始竟背  
曰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  
夷旣懌如相醜矣曰苛矣能言巧言如流曰滄滄  
訛訛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曰我聞其聲不見其  
人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曰譖人罔極交亂四國  
蓋周之亡竟以讒邪傾亂之故自後何代非此爲  
禍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不相保况於君臣朋友之  
際易間而難合者乎昔成湯遇災自責亦云讒夫  
昌歟良有以也我朝讒夫率出宦豎方士武胄未  
有儒臣縉紳之士爲之得志者至正德中遂有如  
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矣嗟乎慎之哉慎之

豎世志林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哉安仁永嘉初議禮時豈帝異姓兄弟刎頸交也  
比二人一在吏部一在內閣小人間之幾成大禍  
聞于 天子而二人又不能自以爲戒也悲夫

災異

嘉靖乙酉五星聚營室時樂護以光祿少卿掌欽  
天監事上疏言五星聚一宿其占云有德者王無  
德者亡又云王者易姓受命又云有德受慶奄有  
四方子孫蕃昌 旨下禮部覆詞亦懇切中批修  
省如故事識者深憂之蓋自有天官來五星凡六  
聚周興聚房齊桓將伯聚箕漢興聚東井天寶之



亂聚尾箕宋初聚奎至是聚營室也先是欽天監  
皆日官疇人倚法頑鈍又率淫于酒婦人昏迷天  
象 朝廷用議者特用士人蒞其事以故華湘樂  
護同在監中且將任之改曆日官疇人以二人者  
不便已私百計中傷華先得罪去樂亦繼去至今  
曆法日差莫能改筭七政時示變亦無復有慨慷  
敢言者即言亦冗俗不經不如樂有文章緣飾又  
肯盡言不諱云

嘉靖戊子四月十二日早京師大風陰霾咫尺不  
辨惟聞飛瓦折木聲竟日不止先是因災異頻仍

降 勅修省又因江西撫臣汪鉉奏甘露河南奏

河清遣官祭告天地 宗廟羣臣齋宿未及行禮

又有茲變 上意頗不安 今天子 憲宗皇帝

孫也 憲宗第二子封興國薨謚獻王後追尊

恭穆獻皇帝寔生 今天子 今天子生黃河清

慶雲見翼軫分野生十五年入繼大統嘉靖六年

二月乙卯河南靈寶知縣張廷桂奏言丁亥十二

月庚申馮佐村黃河澄清五日奏中又言河清不

於他處而於馮佐村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

佐正今日之謂也 天子喜紀之以詩百官稱賀

告之 郊廟是歲三月壬申汪鉉奏言戊子元日  
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天降甘露奏中又言  
皇上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賢俊登  
庸舊章修舉有此祥也 天子又喜遣官祭告薦  
之 宗廟頒賜廷臣故明倫大典史臣云是典首  
書黃河清慶雲見者天地啓聖之徵也所以昭禮  
之始也終書黃河清甘露降者天地佑聖之徵也  
所以昭禮之成也汪竟以甘露驟得太宰是後白  
兔白鹿黃龍馴雀祥瑞紛紛來奏矣昔洪武二年  
十月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上永樂十

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孝陵松栢之上凡四日  
時宋濂有膏露頌王直有甘露詩天官書云氏北  
有星名爲天乳天乳明潤則甘露降宋杜鎬學士  
墳莊有若甘露降林木兒童輩驚喜白之鎬鎬味  
之不懌曰此非甘露乃雀餉也大非佳兆吾門其  
衰矣踰年鎬卒家繼八喪胡文穆謂甘露之感召  
此爲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餉之類耳豈甘露宜  
有於國而不宜有於家也

御史郭宗臯者山東福山人父天錫爲平湖令有  
才力守徐州亦能其官宗臯少有穎質舉進士有



名改翰林庶吉士柄臣不悅與羣吉士皆逐出宗  
臯爲主事刑部辛卯鄉試宗臯考浙江歸改武選  
又自武選改御史巡通州倉嘉靖癸巳十月八日  
夜四鼓萬星縱橫流飛俄隕如雨至天曙方已給  
事沈謐疏言微婉報聞不罪宗臯疏甚切直且云  
此非小變宜君臣動心儆戒勿以大同軍變及

太子薨逝之事遂謂足以塞此變疏入 天子震  
怒下宗臯詔獄詰問 朝廷失德者何事錦衣王  
佐心憐其忠筆朴少解覆詞亦緩 旨不允更令  
責詰佐亦少改前覆詞上之得 旨旣問明白拏

在午門外打四十棍放了宗臯得不死今尚爲御  
史時十月六日大同軍變十一日報至京師 哀  
冲太子亦以是日丑時薨故宗臯奏中云

自古天變必人君修省轉災爲福不然雖祥亦禍  
况不復修省晏然自謂聖治乎漢文帝宋仁宗時  
災異最多然三代以後獨稱盛治文仁修省之故  
亦當時多朴實忠諒之士也我朝 高皇帝自曉  
天文一見變異輒憂形於色凡四方奏報水旱蝗  
蝗雷雹地震必深自抑省又特命老儒數人講求  
陰陽調燮之道 文皇時時顧問侍臣救災弭變

之術 仁宗在位不久天變特異 宣宗時輔臣  
任職 太后又能持正調護雖間有變異亦不爲  
災正統時王振專權上千天象山移河徙地生白  
毛留都殿宇煨燼無遺經宿大雨殿基徧生荆棘  
二尺時不能修省遂有巳巳之變天順中石亨曹  
吉祥亂政變亦不少湯序在欽天監又不稱職凡  
遇天文有變必曲解或不復奏雖月食亦失筭謬  
可知矣 茂陵時彗星三出三垣掃三公北斗兩  
京十三省地震五六百次徃徃有聲弘治初彗出  
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于禁中然 憲 孝二

君有盛德一時大臣亦多忠朴時有小青亦無大  
故正德中彗見星搖黑光盪日風霾浹旬皆瑾彬  
專政荼毒縉紳之應國統亦遂中絕 今天子敬  
天法祖遇變知懼河清慶雲甘露白兔之瑞時有  
之然亦不能無地震天鳴山崩川壅白虹黑青之  
異甚者彗星五年四見人生二頭三頭衆星縱橫  
流動俄隕如雨然 天子頻降修省之勅動心警  
戒海內亦無虞也

嘉靖甲午南京 太廟災大臣自陳乞休皆常詞  
應故事惟吏部左侍郎霍韜疏詞自謂有四大罪



宜退休以應天變其畧云按蘇州府一府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稅糧三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糧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糧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稅糧之輸納蘇州重於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况徭役之繁織造之費驛遞之需輓廠之價歲派料物之徵皆視稅糧而加取盈焉職官汚吏復肆侵漁取百姓見面銀取糧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之良民者極矣再按松江府兩縣歲輸稅糧百二十萬北直隸

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糧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糧重輕懸絕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臣嘗考蘇松二府稅糧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臣亦從殲滅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爲己業轉將瘠田詭爲官稅甚則詭曰水坍沙壓田去稅存里甲賊害愈不可言者也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所自出焉民病日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可慮乎按徐州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爲貧瘠臣訪查徐

州雜役歲出班夫三萬八千有奇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勝言也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鐘知州魏頌曰徐州之民僅四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育一犬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臣曰嘻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蒙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况洪夫之役以挽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僅四月之役

費銀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病爲中制歲  
議徵銀六兩儲之於官俟役洪夫按月給焉自四  
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  
八月逸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徐州之民歲減銀  
九千有奇通十年計焉減銀九萬有奇矣又自開  
夫班夫各遞減焉農夫之惠何可言也今農民重  
困皆貪汚官吏爲之厲也貪汚不戒由吏部風紀  
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也賢不肖無所  
勸懼雖良法美意莫之行矣臣惟 皇祖封建藩  
邦歲有定祿夫藩邦之有祿猶百官之有俸也百



官一月無俸則告饑矣藩邦一月無祿安所給乎  
山西巡撫僉都御史王明德奏云積欠王府祿米  
一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石山西所欠若  
此則陝西河南湖廣可知矣臣聞河南湖廣之宗  
室有女四十不得適人者矣有夫婦共篷以居者  
有不幸沒無棺者有晨朝進膳惟一餅充饑者蓋  
至是極矣男女婚配必求長史代啓奏聞非有賄  
幣即從沉壓若有婚配禮官又從叅曰擅自婚姻  
非削職秩則革祿米含冤負屈不能赴訴若徑赴  
訴寃禮官又從叅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矣未又

言京甸山東之利可耕種如吳浙蓋虞丘二公舊  
議天子批荅亦如常更不勅六曹一議處也

辛丑大旱自庚子六月至今五月不雨半天下黃  
河流竭漕運不通四月初三日上禱雨於西苑  
用方士陶典真五雷法以穢物觸神黷慢殊甚即  
日風霾大作初五日戌初火起太廟延蕪無遺  
成祖仁宗二主皆燼烈焰中天子深自悼責

力疾奏謝南北郊社稷及奉神主暫安景神殿  
遣大臣就長陵獻陵題主二十一日入景神  
殿又謂睿宗廟獨存恐神靈不安亦請祔景神

殿於是躋於武宗上矣五月十三日又請雨是日令百官皆宿省署風霾又作兵仗局又災連日風霾不止然十三日微雨數點禮官以爲雨矣聖躬可無勞也廿一日乃謝雨

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福建晉江人上疏救御史楊爵上大怒云周天佐錦衣衛便緝鎖明日切實打六十棍送鎮撫司牢固梏囚是日辛丑端午又明日日青無光風霧四塞天佐死獄中舌盡吐撻之時天佐但云皇天犯人無罪又云祖宗犯人無罪

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皇天外人無異...



吾學編餘題辭

吾鹽鄭端簡公吾學編以審慎質直爲國朝信  
史第一余嘗從其曾孫思雍許得見公初稿一冊  
雖蠹蝕不容手而于脫編爛幅時見一事一人一  
語未有不條更件竄句斲字脩至有全篇抹煞別  
爲創撰以信後世者惟是志矢公而寄嚴筆衡情  
而招厚所收爲成美所棄爲隱惡詎云傑構不晉  
陽秋凡以身盡世皇意存憂患耳則此編餘十  
目雖千百刪羨其有不可言而言若成祖之于  
鎮守肅宗之于昭聖是也有不敢言而言若

景皇之功過張桂費王之在奸讒是也有言之而推見至隱若歐陽以濮議從祀朱振爲大同亂首是也其他見聞尤多身所更歷誠編外之真是非真議論真袞鉞也惜乎女后一條僅存孫錢周夏諸后他如酷佞不見一人而奸讒祇存二叙不知刪傳更作何語徒有想見而已但公初爲郎署議迂人禮此編筆載非一而詳駁無或少遜所謂至死不變成其爲端簡者乎

後學姚士麟題